

70

孟

心
春

秋

鐘嶽學界忠存

孟父春秋代序

還書愆期至歉，孟父春秋粗讀一過，驚爲永傳之作，或色然疑爲過譽，弟以爲曹孟其永傳與否不敢知，此書則永傳無疑。蓋舉一切人共有之情緒，非止現代人，卽歷史上所謂哲人，達人，皆深閉固拒不肯告人者，赤裸裸地傾筐倒篋而出之，其文詞又至通俗而彌近古，實乃人間第一快事。弟三十年來不喜讀中國書，於舊籍所涉甚少，但以意測之，中國圖書中似此峽者蓋不多見，見之矣，不傳何待。（餘未錄，甲申八月照錄。）

者是柳午亭先生來信，我錄在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記中，今年春間，他在聖和中學作校長，我去看他，他很恭維者部書，並且要我把他的信在再版的時候，印在前面，我覺得他如此說，者部書得了一箇尊重的介紹，所以謄了，黏在上面。午亭名大謚，長沙人。

甲申八月孟父附記

我止想印我的凌虛島，因爲費用太多，不易辦到，我的朋友楊子林，喜歡者部書，曾令他的學生照已印好的謄過一部，他勸我先印者部，也有理由，我便照辦，此書已由前委員長行營經理處所發行的經理月刊印行過一次，於今止算是再版。

丙戌七月孟父補記

弟一廉收贈
十一

孟父春秋

長沙曹孟其述



孟父春秋目錄

世家
師承記
人學
鬼
夢

伯
辭婚
感遇
拾零
遺屬



寫完目錄，我要先說幾句話。第一我何以止說曹孟其？第二我究竟是不是曹孟其？有冇有回護他的地方？如果者兩個問題，我自己不能負責申明，必然使人生出多少魔障，所以我於本文之外，先要把我的意思，鄭重標舉。

第一與我最接近的人，止有曹孟其。因為我出世的時候，家裏人喊我做「毛宅」。

687588

不過幾箇月，便改口喊「和兒」；過了五六年，又改口喊「訓欽」，一作「舜卿」；過了七八年，又改口喊「孟其」。從前我是「毛宅」，落后我是「和兒」，落后我是「訓欽」，到今日我卻是「孟其」。「毛宅」也好，「和兒」也好，「訓欽」也好，「孟其」也好，總總由我捐起者塊招牌，年年，歲歲，莫莫，朝朝，所有語言行動以及衾影屋漏之間，都由我負責，都由我設計，可以瞞得過至親密友，瞞不了我；瞞得過天地鬼神，瞞不了我；所以我可以作孟父春秋。除開我便無第二人可以下筆。

第二我既然捐了「曹孟其」者三個字通共做了五十多年，雖然者三箇字沒有生命，因為有我做它的靈魂，儼然它已變成了我，我已隨着變成了它。如果說曹孟其不是我，到底是誰？到底有甚麼方法把曹孟其和我分析爲二？我須爽利利答覆一句，今日的曹孟其是我，將來的曹孟其必截然是他。曹孟其的軀壳，好像是一棟房屋，我住了者門久，朽敗破漏，實在不堪長住了。從前我住鄧家新屋，喜歡它寬敞，厭惡它潮濕。我住茅亭子，喜歡它幽靜，厭惡它窄隘。凡爲住客，照例有些計較，所以我於曹孟其也把它做我的住宅一樣看待，有時喜歡，有時厭惡。它是我的日子極短，它不是我的日子極長。到了那時，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是一種甚麼東西，誰還有閒工夫去袒護已經頹廢的故宅。參透了箇中原理，我便認定「曹孟其」是三箇不相連貫的文字，在何年何月何日起了一

度生滅，有人喜歡，有人厭惡，實實在在與我無干。

據說天下人口有一十七萬萬。一十七萬萬人口中有一箇曹孟其。假如曹孟其是超越一十七萬萬的人，我寫曹孟其，正是人類化驗室中一種特殊的材料，少他不得。假如曹孟其也是一十七萬萬人一樣的人，卻正是人類化驗室中一種主要的材料，更少他不得。所以著了者都孟父春秋。因為我吃了人的飯，穿了人的衣，享了人的福，沒有報恩的力量，只好把我者具材料貢獻出來，一字一句，絕無虛偽。荒山積雪，濯足長流，我何處用得着成心，我又何苦再來雜些私見。

我最重要的迷信，是要「定生」。(語在逸詞家駁篇主張限制人口的數目)。以為將來世界立憲，第一條必然把天下人口定為若干萬萬，男女各半，不得任意增減。第二條必然把分野的所在，指定人的名字，饒了一個曹孟其，便補一個曹孟其，死了一個曹孟其，便生一個曹孟其。止用固定的名字，鈞衡固定的生活，不得任意更改。我迷信者個辦法，經過三十多年，不曾搖動。我覺得今日是曹孟其，將來不惟我不是曹孟其，並且我還不是我，正如梵語中「慧舍無餘涅槃」一樣，有、無、生、滅，都得了真實究竟。我的見解如此，此外甚麼我，甚麼曹孟其，我都不必再加理會了。——曹孟其序意。

孟父春秋

長沙曹孟其述

世家 癸酉十二月初一脫稿

我要說我，不能不說明我的來歷。我生長在中國、湖南、長沙、萬壽鄉、小地名鑿灣子。我父親是個農人，爲人很爽直。據說我生的時候，家裏不能舉火，我父親沒有法子，便拿了一把斧頭到別人山裏去砍柴，丁丁當當，被山主聽見，帶了幾個工人，拿了棍棒，趕出來捉賊，走近砍柴的地方，才看清是他老人家，覺得奇怪，問起情由，曉得是耆門一回事，也就不說別的，讓我父親肩了砍的那些生柴回家。其時我已經下地了。此事我父親長說過，正是有清光緒九年正月元夕。地方的風氣，每年元宵，照例紮些龍燈，挨家挨戶的去慶賀，名爲鬧元宵。呱呱墮地，龍燈進門，所以耆人都生出好多附會的理解來，說我將來必然有點出息。我同居有位教書先生好算八字，比時排了財官印綬，對我父親作了好多掛，道了好多恭喜，並且喊我父親做老太爺。我父親三十六歲，上有老母，忽然得了一個兒子，喜歡自不消說，止是「老太爺」者種怪稱呼，從來不曾夢想過。後來我和那些大人先生混在一起，真有些人喊我父親做老太爺。我

父親偶然說起者伴故事，旁的人總覺得星命是有幾分可靠，我考究甲乙丙丁的出落，及歷法變動，星躔度數的差異，知道那種學說，實在沒有勉強站脚的地步，所以根本不信。

我父親諱廣後，行二，字松甫，兄弟三人。我伯父和一個婦人相好，終身不娶。我叔父只十多歲就死了，所以仰事俯畜，都在我父親身上。起初在鄉裏種了幾十石穀的田，然後遷到榔梨，殺豬賣肉，不到幾年，手裏大約有幾百或千數兩銀子。我父親覺得這種生意，到底不好，決志收場，又在三仙衝開了一個小小碓房，後來又做些油鹽雜貨生意。不到幾年，把從前所餘蓄的錢漸漸虧了，還該了好多賬。那時節我也漸漸大了，確不會聽見我父親說一句半句不平的話。然而我家境一天一天窮，卻是我父親修造由陰山過曹家坪一條麻石路。原來榔梨到瀏陽都有麻石布路，止有上述的地方沒有人修。我父親忽然高興，要接着修成一流無間，一面包工，一面寫捐，不到幾月，那條路居然修好了。捐款的數目，捐款人的姓名，刻了一塊碑，豎在陰山，我父親自己卻沒有名字。不過工程有那門大，寫的捐款止有那門多，經手人彌補的錢，究竟若干，連甚麼親人都沒有聽見說過。可憐就是那年，我家所有的牀鋪、大櫃、桌、椅、鍋、盥、都被那些石匠及旁的債主搬得罄空，連我裝書的一個藤包，和磨刀的一塊青石，也被那些人順手的搭

着去了。

我母親姓劉，是善化一位教書先生第三個女兒，十幾歲就過了門。原來婦女有一種迷信，說新嫁娘入門的時候，暗用腳踏門限，以後阿姑便不在媳婦面前使性。我母親也就信了那種神話，試了一試，卻被我祖母看見，說新婦初進門，便有意與佗爲難，所以望着我母親率性便起性來，一直到我出世，才有點喜歡。不料我在孩提時候，分外好哭，我祖母只有一個孫子，看得寶貝一般，每每聽得哭聲，便罵我母親大意。我到一周半歲，漸漸曉得看風色，聽得我祖母罵人，好像是罵我，越發哭得越勁。我母親沒有法子使我不哭，又沒有法子使我祖母不罵，只好陪着我哭。我有一位族母長長對我說起那種情形。說我是我母親前世的冤業，着句話到有幾分相像。我母親在世的時候，我實在沒有明白過一天。我母親止得三十五歲，就害肺病死了。前后生了九個兒女，止有我和大姊就養成了人。我是個兒子，格外被我父母鍾愛。我母親病的時候，我大姊服侍湯藥，頃刻不離，我卻依然頑皮，鎮日淘氣。我母親到臨危的時候，對鄰家女朋友說：「我今日才曉得我的兒子靠不住，假如止有他一個，真正不堪設想！」說完，長嘆了一聲，望着我擱了兩擱頭，我卻沒有甚麼感動。乙未年六月初四，我母親死了，我也哭了一場。到晚上我母親直挺挺睡在牀上，我依然爬到旁邊睡着。我母親偏身冰冷，動也不動，我

似乎也有點傷心，過了一會，便沈沈的睡熟了。當時我已經有一十三歲。

我母親有兩種好處；一記性過人，前幾年經手的事，差不多連月日數目都不遺落。一明察過人，有一次一個鄉裏人拿了一張小票子到我家來用，我母親看了一眼，便說是假的。那鄉裏人不服，定要認真，及到那家出票子的人家兌錢，果然是假的。旁人問我母親者種票子，榔梨不常看見，爲甚麼斷定爲假的？我母親說：「票子是新的，上面批的來手太多，（從前有省票、市票、鄉票，凡人都可以出票子，票子印刷又差，容易假造，所以行使的人，都在票子上寫明來手。）且年月又相差太久，所以一看就明白。」我父親做點小生意多靠我母親招扶，及至我母親死了，我家裏也就跌落下來，直至於今，者些老鄉舍親咸談起我母親還是感嘆不已，無非是如何當家，如何待客，者些婦人應有的美德。我想把我母親所有的好處，叢集起來，做一篇文章，又覺得話從兒子口中說出來，總可以不必，所以沒有。

我母親死了不久，我家裏沒有人主持，我父親娶了一位姓譚的繼母，在我家止有八個月的光景便死了。者位繼母很喜歡我，我卻不大喜歡佗，因爲我聽了好多禮教上的教訓，諸事將就，面子上也就過得去。我記得一件事，可說是一件講禮的訟案；因爲佗到我家的時候，我的服還沒有滿，照例要穿白，頭上的辮子，繩子是用白的，我繼母心裏

有些忌諱，要我用紅繩子結辮子，我覺得有些不安，我繼母見我不大願意，便對我父親說：「舜腳紮白繩子是孝娘，我既然是他的娘，爲甚麼還要孝呢？」我覺得我於今若不除了孝服，我繼母自然不高興，我父親也就爲難，所以不等他說完，止說我不喜歡結紅繩子，並不是要穿孝，我想照大人的樣子，買兩尺青繩子結着。我繼母也就沒有說話。不到禫服的時候，我繼母也就死了，我從新又穿起孝來。不到禫服的時候，我第二位繼母姓張的又來了，我又把穿孝的那篇文章從新攔起，當時講喪服本是一件大事，我卻胡胡塗塗混過兩次。

我第二位繼母到我家的時候，我家裏漸漸不堪，初時還勉強可以敷衍日食，稍后便弄到饑殮不繼的境況中了。我繼母爲人儉約，生長貧家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那種念頭，本來沒有，止是性子褊躁，每次發性，總要鬧到一個精疲力竭。當那種時候，並不管甚麼年節吉慶，有話便說，就是自己明白自己確是錯誤，依然不肯收場，哭了又罵，罵了又哭，到是一樁家常例事。我起初有一種不敬的心事，覺得我又不是佗生的，凡事總要論個是非。後來我又有一種不恭的心事，覺得我遇了者樣一位繼母，到可以顯出我做兒子的好處。我繼母待我本來不薄，經我一番做作，覺也實在相安，外間反說我如何好，如何好，似乎真正是箇孝子。我便悟到凡事止要我肯將就，我便可以得到相等的便宜。

無論施之何處，斷然不會真正吃虧。我父親自從乙未年七月失足，在船上跌了一交，傷了溺管，每年總要病好幾次，後來總總害病，都靠我繼母服侍，我繼母在那十數年中那裏好好生生過得一天，不過後來那十多年不曾冷臉伴熱臉的嚮人家借貸罷了。

我沒有兄弟，止有一個姊姊，一個妹妹。姊姊是我母親生的，妹妹是張家繼母生的。我姊姊愛我，我卻不愛佗。我愛我妹妹，佗又不大愛我。於今佗們都嫁了人，各人尋各人的生活，那種姊妹的意思，就一天冷淡一天。想起從前在一塊的時候，我和姊姊雖然終日撻杖，覺得也有幾分樂趣。到於今佗也五十以上了，一場幻夢，處處模糊，止有妹妹小於我一十六歲，撫養教育，都是我一手包辦，到還有些迹象，令人回潮。佗名叫鬪羽，從小多病。我繼母只有一個女兒，自然分外姑息，所以鬪羽也就分外淘氣。我記得佗十一二歲的時候，我繼母要佗吸藥，佗嫌藥味太苦，便要潑在地上，我繼母用手阻攔，佗還罵我繼母是狗婆養的，我便把佗抱了過來，用手掌着實在佗屁股上打了幾下。我繼母雖然沒有說甚麼，似乎有點心疼，其實我那次打佗，比我繼母平日亂打亂敲，要輕好多。我因為那回的事，便得了些理解。大凡是我心愛的人，並不是自己真不打罵，卻不願別人插口插腳。自己做當事的人，打了罵了，止為自己要出氣，自己站在旁邊，眼睜睜的望着別人打罵，便禁不住有點傷感。因為自己又不便做聲，所以心裏也

就分外難過。父母對於兒女固然如此，就是官長師長對於部下不甚注意的人，被別人打罵，也就離不了那種醋勁。我悟到者一種意思，以後我對我的妹妹，總總不去打佗。

我的姊姊在我十三歲上便嫁了人。那時我很舍不得佗，佗似乎沒有甚麼牽累，我也就對佗冷淡起來。直到於今，已經和佗數年不曾見面，好像不甚緊要。我妹妹嫁人之後，卻長長回來問寒問熱，我總覺得佗含着多少客氣。我有一種特性，最不喜歡說天晴落雨的話，對家裏人尤其不願，所以我和我妹妹似乎也沒有甚麼關切。可憐我止癢了一個姊姊，一個妹妹，是着般隨便，我卻自己問過自己，到底應該不應該？我自己又下了一個判斷，長長拿出來對付和我接觸過的人，稍微有點不願意，便爽快說出來和他絕交。

我父親自乙未年得了病，後來時好時歹，庚子辛丑以後，病象漸多，往往一年難得兩三個月作好人。那時我妹妹又生了瘡癩，皮瘦肉脫，我所以在家裏安居不得，卻想賺幾箇錢養家。有一位姓柳的親戚做一箇小老爺，（仕途必知縣始稱大老爺，佐雜稱太爺，背地却最稱他做小老爺。）他薦我去當跟隨。（奴才也，美其名曰跑上房。）我尋了幾件衣服，湊成一包，準備搭船到長沙。恰好熊姓商人有船裝貨進城，我便求他帶我，然我和他不曾說明伙食，他便問我路上吃誰的飯。可憐我家沒有分文，那裏還有錢做路

用！於今他既然計較及此，只好又向別處想方。鬧了好久，到底借錢不來，只好再到船上，想申明止搭船並不吃飯。誰知趕到河邊，他的船已經開了頭。我跟着追了好遠，他總總不理，只好再打轉身。大凡人到沒有辦法的時候，所有的希望，總不免有些溢出情理之外。我父親見我還不會去，卻把我痛罵一場。我申鬧次日走路進城，才沒有話說。誰知天不湊趣，次日大風大雨，我家沒有雨傘，又不能走，接連數日，總總不晴。那位姓柳的說他的親戚業已動身去了，我眼睜睜一條生路，如此斷絕，真是哭笑不得。那一年不曉得如何過法，居然還收了親。老門親事，是我母親定的，後來我窮到者步田地，他家比我好，似乎不願把女嫁給我。我也對媒人說過，不想害他。那時候風聲不同，說到離婚，似乎是件驚天動地的事，我雖然肯解除成約，卻沒有人敢附和一句，勉強強，接了俺過門。夫婦之間，幾乎生不出關係。一則兩家本有點嫌怨，二則俺於婦道，太不講求。俺在我家前前后后有五十二天，便死在娘家。我曾經做過一篇亡妻哀辭，卻不曾把俺錯誤的地方聲叙，因為俺的錯誤，由於俺父母兄長，所以俺始終不甚怪他。俺得年一十九歲，葬在萬壽鄉張公塘我繼母譚太夫人墓下。

我生平大錯，便是和張府議婚，娶了宜專，便受盡了人間痛苦，然而止能自己責備自己罷了。宜專是湘陰張力臣先生的孫女，本名儀娟，因「儀」字犯了宣統皇帝的御名

，所以改名宜專。佗的家裏，因為經過一回繁華貴顯，流入奢侈驕淫一路，所以子姪輩都染了那種症候，不知不覺，可以表見他們是少爺小姐。少爺小姐的格式，無非煙、酒、牌、賭。大約每日十一二點鐘起牀，談談講講，昏昏沈沈，便把一天的光陰斷送盡了。宜專曾經對我說過，甚麼事都可以改良，止有天光就要起來，萬難做到。我當姑少爺的時候，和佗同住，連我也就上午不能起牀了。因為老爺太太輩上牀不久，所有爺們、丫頭、老媽子、雇工，伺候一箇通晚，也就剛才休息，獨自一人起來做甚麼？走到廚下，火滅煙消；坐在房中，杯盤狼籍；脚步不敢太重，卽咳嗽也不敢出聲，驚動一班初睡的老爺太太們，於人情也說不去，止能默默靜坐，拿一本書亂翻，者是我初入贅的情形。我初起想向外做事，關起門戶，又無人照料，想交代男女工人，又因為他們也是罷勞可憐，不便督責。宜專總總勸我安靜些。久而久之，我也換到十一二點鐘才起來。下牀既晏，上牀自然不早。小半年工夫，把我的本來習慣，也就同化了佗家。宜專不能蚤起，者當然因為佗的環境。后來到了我家，佗便變成造環境的主動人物。佗一人不能蚤起，者些蚤起的人，所受的影響，自然很多。所有家常秩序，家庭經濟，牽連着失了士幹，一榻胡塗。我卻因之悟到所有人生罪業，都在夜間。人生罪業之造因緣於癩散，睡蚤覺係一種表現，其餘如男盜女娼種種動作，也就隱伏其中，我把者種理論，推測我耳目間見

的人家構成的敗象，雖一家一家不同，然歸結到不能生活，卻是若合符節。

無論甚麼人，決然不能懶得不動，不過別有寄託，好像是懶，實在是把做正經事的精神，移到不成章片的把戲上頭去了。宜專不能早起，自然不能早睡。冷冷清清閉門枯坐，誰也不願。環顧家人，同一境地，自然要想出些方法，共同消遣。賭錢，打牌，實合者箇口味，並且那件事又是父子相承的家學，處處合拍。賭性，淫性，確為凡人的本能，容易蕩動，其中也有好多趣味，引人入勝。可憐成了習慣，離開了它，教人如何過活！真正沒有辦法，只好作為無賴的課程。世俗名之曰下流，也不過他的課程不同，並不是他的性格真正如何壞。然而卻因此又生出別的花樣。例如奢侈，凡人得了橫財，想買些玩意兒闊闊心胸，也是順手一筆文章。不必喫的，弄些來喫；不必穿的，弄些來穿，不必用的，弄些來用。囊家張羅賭船，賭船消削囊家。意氣既豪，嗜欲無等，因之不到賭博的時候，也把那些超過安適的動作，暴露出來。例如放蕩，凡人需要過火，便不能專憑能力買錢，窮窘不堪，便不能再以磨礪自重。我們終日止者門一件事，消耗物力既多，五顏六色的人叢集一起，所有動作，本緣於貪，貪的牽頭，即緣於蕩，甚麼事做不出，甚麼人合不來！耳鬢廝摩，肆行無忌，總算照例有者門一個章法罷了，誰也不能怪誰，誰也跳不出那些圈子！我本來認定奢侈是現在社會經濟調和法，放蕩是自然社

會人生境界，對於者些流弊，原來不甚悲恨，不過我止有如此力量，我家遺下來的擔負，又鬧不清楚，宜專率性而行，沒有工夫體諒我，我落在現在境界中，到底支柱不來。二十年中幾乎被他咕噥得毫無生趣。後來他居然吸起鴉片煙來了。者件事起初因為診病，病沒有好，鴉片煙的病又作怪不止。可憐他死的時候，我清查遺品，止存了一塊開國紀念幣，因為黑笨拙，他疑心是鉛鐵，遺留在篋中，其餘還有幾件我很留意的衣裳。宜專本是我貧賤夫妻，他常常對人說：『我嫁了孟其，難道還受苦不成！人生一世，管不了許多！』我也是那樣想，他嫁了我，並不是他瞎了眼，不能使他舒服，止怪我太不爭氣，如何責備得他！所以我止有隨事順從，甚至想到尋死覓活，確不曾真正和他鬥氣，至於反目。宜專以光緒乙酉九月二十一日生，乙巳年冬和我結婚，中華民國十一年夏葬在長沙萬壽鄉二甲土公塘。生男女儿，死了三個，存了女館修、敬修、念修、寶修、男伶修、仕修。

過了幾年，我娶了王綺仁。他是江蘇無錫人。他老子係辦幕來湘。我自從有了他，家裏的鑽屑確不必要我操心了。我在上海教書的時候，我計算家裏實在沒有用費了，屢次接他的信，卻沒有一次提起過。我很詫異，難道應用的錢都可以不用不成！他既然沒有說起，我樂得不問。後來我偶然說到者事，旁的人告訴我，說他不肯寫信。因為曉得

我是極肯顧家的人，好久沒有錢寄回，必然是想方不出；若再向我需索，必使我多一層憂慮，所以情願家裏多隱忍些兒，不忍使我加一層不歡。佗待我大約是者種意思。我辦孤兒院，想把我的東東西西一筆捐出，佗起初堅執不肯，後來覺得要顧全我的信用，才勉強把契據拿了出來。佗同我在孤兒院住了幾年，却把從前要造幾間住宅積兩千塊錢作教養院的心思，完全變了。也覺得院裏的小孩子可以作兒女看待。作別人的父母，止要稍微盡了心，他們便十分感謝。待前途的兒女雖削尖腦壳去將就，也討不出好來，所以佗到是我辦孤兒院一個真心同志，實實在在去求好。佗還有一宗好處，就是不占人家的便宜。在院裏經理刺繡縫紉花園的事，每月十幾塊錢薪水，佗沒有要。就是尋常因為院事出外，坐車子或往來上小小酬應，也沒有報過帳。經手銀錢，却是一包一包封存着不肯挪動。佗却也有些小毛病。一不能真正勤苦，二偏於情感，三醋勁太兇，四形容詞不正確。不過我得了佗，根據歷來的際遇，總算心滿意足罷了。

我的兒女各個不同，若把人學去印證，到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。第一個女兒名脩修，似乎和我有甚麼宿怨，無論得到何種機會，便編派我不是，總總不許我得到好稱許。如果說我不壞，便造出些事故點綴其間，似乎人家認定我不是，佗便得了風頭。大約二十多歲以前總是者樣。然而佗待兄弟姊妹及其餘親故，却又盡情盡理。第二個女兒名敬